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四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者發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維
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女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須及
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常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
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家以
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說
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
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
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郊黎閭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郭
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伍首拱手行
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陸公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
以恐尚逸遂大集史氏以狀公於執事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謚法

周公謚法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以制謚法遂叙
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謚號民無能名曰神
不名一善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安平易不訾曰
簡不信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仁義歸
往曰王民往敬事供上曰恭恭奉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
讓曰恭敬有德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入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執事堅固曰恭守正從之成群曰君民從
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得實所賦得簡執禮御賓

曰恭賓也敬賓厚禮曰聖禮厚於比親之闕曰恭德以照臨四

方曰明以明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已善推之於人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道成其大慮靜民曰定

思樹也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純行不爽曰定行一學勤好問曰文

不耻也安民大慮曰定以慮慈惠愛民曰文成惠以安民法古曰定

舊意也愍民惠禮曰文有禮闢地有德曰襄取之賜民爵位曰文

與同也甲冑有勞曰襄征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小心畏忌

曰僖思所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有伐而還曰釐知難剛強直

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直也質淵受諫曰僖深故威強敵德曰武

與有德也溫柔賢善曰懿純淑克定禍亂曰武以兵性心能制義

曰度制事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聰明獻哲曰獻有通知夸

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也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安民立政曰成

政以也五宗安之曰孝五世源淵流通曰康性無慈惠愛親曰孝

親族也溫柔好樂曰康勤民年協時肇厚曰孝肇始秉德不回曰

孝順於德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合民安樂曰康富而執心克

莊曰齊嚴能自布德執義曰穆穆純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中情

見貌曰穆露性公甄心動懼曰頃精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敏

以敬慎曰頃所疾於昭德有勞曰昭能勞柔德安眾曰靖成衆聖

聞周達曰昭通合聖恭已鮮言曰靖恭已正身治而無背曰平無

罪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執事有制曰平不任威德剛武曰

圍禦亂布綱治紀曰平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也由義而濟曰景

而成也保民者文曰胡七十日艾考意大慮曰景也疆毅果敢

曰剛強於仁義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追捕前過曰剛勒善以清

白守節曰貞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

能大慮非不隱無屈曰貞無私疆毅執正曰威無問言關土服遠

曰相正武治典不殺曰祁不衰克敬動民曰相敬以大慮行節

曰相正武治典不殺曰祁不衰克敬動民曰相敬以大慮行節

曰相正武治典不殺曰祁不衰克敬動民曰相敬以大慮行節

曰相正武治典不殺曰祁不衰克敬動民曰相敬以大慮行節

曰相正武治典不殺曰祁不衰克敬動民曰相敬以大慮行節

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栢兼人故治民克盡曰使克盡能思辯

衆曰元各別之使好和不爭曰安少斷而行義說民曰元民說道德

純一曰思道大而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良大省兆民曰思親

民而不殺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上外内思索曰思善言求聖善周聞

曰宣聞謂所聞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作曰莊莊為數征行

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叡圉克服曰莊通邊圉狀古述今日譽立言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昭功寧民曰商明有功死於原野曰莊非以

死難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屢征殺伐曰莊以嚴安心好靜曰夷

不爽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執義揚善曰德稱人柔質慈民曰惠

性知共慈仁短折曰懷每本六愛民好與曰惠與謂述義不克

曰丁不能夙夜警戒曰敬敬身夙夜恭事曰敬敬以有功安民

曰烈以武象方益平曰敬法常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合善

典法曰敬以非敬何剛克為伐曰翼伐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

思慮深遠曰翼好遠執心決斷曰肅言嚴外内貞復曰白正而

始不生其國曰聲生於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未家短折曰

殤未家死而志成曰靈恠命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死見神能

曰靈有鬼不曲禮不愆曰戴過亂而不損曰靈治損亂短折不

成曰殤有知而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隱拂不成曰隱括改其

性極知鬼事曰靈具智能不顯尸國曰隱以問見美堅長曰隱

美過殺戮無辜曰厲善賊官人應實曰知能官慎恨遂過曰刺去

是曰恨反肆行勞祀曰悼放心不修德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年

中蚤夭曰悼年不早孤短折曰哀早事凶年無穀曰荒不務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也外内縱亂曰荒家不治不悔前過曰戾知

不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怙威肆行曰醜肆意在國遭憂曰

愍仍多壅遏不通曰幽弱損在國逢難曰愍逢兵冠早孤鋪位

曰幽鋪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

曰幽鋪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

曰幽鋪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

曰幽鋪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

曰幽鋪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

曰幽鋪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使民

悲傷曰愍苛政柔質受諫曰慧以虛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名

實不爽曰質不爽相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溫良好樂曰良其言

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類無私惟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思慮

果遠曰明自任多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嗇於賜與曰愛言

愴愴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危身奉上曰忠辭險不思慮不爽曰

厚不差所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好內遠禮曰揚明淫於家克

威惠禮曰魏逆禮怠政外交曰攜恃外交也去禮遠衆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疏遠繼位曰紹非其次第肇敏行成曰直

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華言

無實曰夸誕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逆天虐民曰抗肯尊大好

更改舊曰易變故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愛民在刑曰克道之

齊之法齊之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為靈隱

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

信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

獻治而生肯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

序論

鄭樵

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

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

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輿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質

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

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為法

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

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

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掇無足取也惟沈約之

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

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

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謚則天子亦可以爲謚矣若公侯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師長可以爲謚則父兄亦可以爲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穠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後論

語曰孔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

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爲方圓而非豫爲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况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關於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爲人所渴明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竝后匹嫡之義而爲

竝取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謚議

晉太宰何曾謚議

秦玄良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且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鞠躬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實壞人倫之教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作三季之禮運衰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俗手歸全

實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民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疆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

晉賈充謚議

賈充無學舍宗放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謚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之親而絕祖宗之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為荒

唐文貞楊綰謚

議代答蘇瑞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

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
節以一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
爰自下殞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
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
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
載之外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
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斃亂
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
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
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
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爲簡適見清節
及夫載覆其餼公鷹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
以啓悟而責之乎若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

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
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
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
謹按謚法貝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
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按禮
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
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
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
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
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
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
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
且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

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耻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至之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司司擬擬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荆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申大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服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

濁流者難俟清整赫赫者難為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奉符令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維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彌諸神人其嘉謀嘉猷可替否之迹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

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節者乃扶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

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爲人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猷在未執政之前疊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延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聖不私之誠且非唐虞

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與缺之恪德臨事審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積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失其美狹

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疊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更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者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符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回示謹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

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諲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審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微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重議郭知運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

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

恩錫或音徽久殊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折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荷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史韓持國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蒼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嫡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迷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
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
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群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
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
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
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
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
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闕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
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衆
議曰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
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
文獻疊犯廟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
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

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祿內外周旋
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
所斯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自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
不避人之怨誹徂疾亡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
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
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書也清臣其敢
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淵穎吳先生私謚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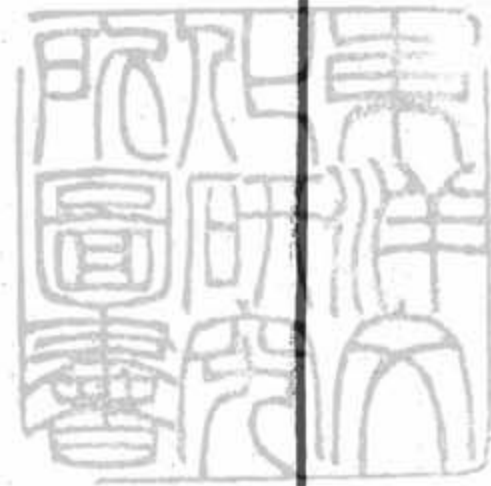
洪武宋景濂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
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
和三靈敷陳五彛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
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
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

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辭章言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卿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摹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直僞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六





東洋圖書印